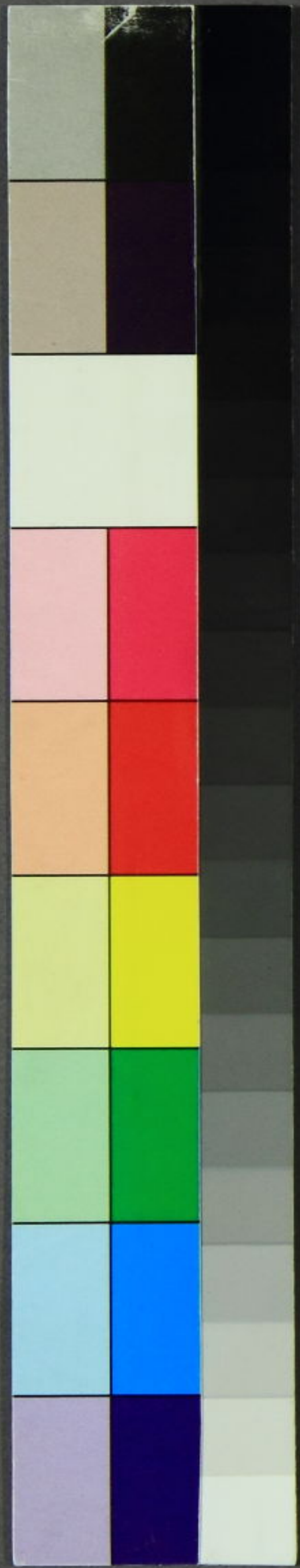


南坡文集

共四

~ 16
2434
4





2434
卷四

南坡相國文集卷之六



啓辭

備局 啓辭

近日士大夫風習不美半鄉半京乍來乍往或一去之
後久不還來或出仕未久旋即呈告朝纔滿職夕已還
鄉往來憧之貽弊不啻在官日鮮穰曠甚多此誠今日
之痼弊也在外之人不須擬望之 教出於 聖上矯
弊之至意但 朝廷用人罔間內外而注擬之際唯材
是視若以京外區別有所取捨則苟充之患生遺才之
歎起矣况今士夫樂於居鄉而以在京從官為若一聞

此令則歸鄉者益多在京者益少其何以備百官而成
國家之模樣乎至於受由出去之人隨其地之遠近察
其職之閑劇或遠或否則非但頭緒煩碎難於舉行事
係新創有乖法典該曹所謂朝家命令即是成法雖出
於畫一唯恐奉行不公云者誠有意見臣等據此思惟
徃在壬辰兵亂之後依墻壁立朝廷滿目灰燼之中士
大夫艱苦之狀有甚於今日而百官咸聚於輦轂之
下奔走供職罔敢怠忽其時薦伸豈皆無病亦豈無父
母誠以人臣委質為臣之後私情有不暇顧故也今之
士大夫異於此臣等竊為世道傷心焉如欲激勵士風

矯革此弊則莫如責以大義警動其心宜令該曹行會
各道備將國家憂危之日人臣分義所當竭力供職退
卧鄉曲自圖安便於義不可之意明白措辭除衆所共
知年老有病自前不仕者外其他無故之人令本道監
司知委上送如是而猶且偃卧不來則論以逋慢不敬
之罪在所不已且三年一掃墳二年一覲親載在法典
受由出去之人遠道近道亦有程限遵依法文罔或違
越京則小官之身病呈辭政院絕勿捧入外則臺侍之
臣病重未得上去之疏監司亦勿上送庶可革紛紛辭
遞之弊矣臣等區區所見如此伏候 睿裁

耆老所訟革停當 啓辭已卯三月

政府即聽以右議政意 啓曰耆老所革罷未安之意
臣與諸宰聯名 上劄矣伏承 聖批有當令有司施
行之 教臣無任感激之至但臣更為商量臣等之請
為復設者乃是愛禮存羊之意而非欲復行豐亨之事
也本所之屬之物有京居奴婢有外方奴婢又有田畝
魚箭鹽盆今若分遣本所下人盡行收拾則非但事涉
騷屑外方不知臣等本意若以為耆老所依舊復設云
則其於聽聞亦為未安今姑以在京奴婢之屬於政府
還給本所使之守護公解並為諸老臣會集時使喚之

用其他外居奴婢及田畝魚鹽則畢竟雖不可不還今
宜仍屬戶曹令戶曹除出若干送于本所俾為守直下
人料布或為本所堂上身死者賻贈之資則 朝家優
老之典不至全然廢墜而貽弊外方之事可以革除省
浮費以補經用之意亦在其中令該曹稟 旨依此施
行何如 答曰依啓

中樞府褒貶下官擅改不當 啓辭 壬午六月

中樞府即聽以領府事意 啓曰各衙門褒貶等第長
官有故則下官不得為之所以重其事也况本府乃大
臣所在之地故下官尤不敢擅便必須磨勘於首堂上

者乃是流來舊規也今月十二日本府褒貶坐起時臣以病不得進叅曹司堂上持卽廳錄事等仕日單子循例來示于臣仍請封書臣考見其單子則錄事金戒玄等五人無緣不仕故盡為下等吏房錄事趙時英有公事場犯罪之事故置於中考臣堅封著署仍授曹司堂上使之往告于判府事然後開坐等茅矣臣今日伏見邸報臣所書給居下者五人盡為居中封書中無頃者二十五人或居中或居下臣極為恠訝詰問厥由於掌務錄事則說稱張翔等二人堂上前犯罪故居中洪義信等二十三人則禮數不叅故居下當初居下者金戒

玄等五人則來現故居中云錄事雖極微末褒貶之法至嚴且重既經長官勘定則下官固不當更改設有可改之事更為通議定棄然後等茅可也而此則不然一無所尚盡為褒更低昂取舍一任其意臣則漠然不知揆以事體豈容如此臣以無狀忝居大臣之列見輕下儋有此無前可駭之事不可仍冒首席伏願 聖明遠免臣職以重體統公私幸甚惶恐敢 啓 答曰知道勿辭仍 傳曰觀此 啓辭曹司堂上所為殊甚駭異當該堂上推考

請賑赦

啓辭

癸未三月

啓曰今日之憂不在於敵國外患而饑饉厲疫人民死
已殆盡此實莫大之憂也民以食為天國以民為本民
天既絕邦本先蹶則國何以為國乎近年以來連值凶
荒民無蓋截久矣上年春穀稍勝於去年民間例以稻
穀充於賦稅之用所食者只是田穀而一由失稔半菽
無儲未及深冬民食已盡逮至春節阻飢益甚飢饉之
極必有痛疫乃理之常也傳相董濬十室九痛死以無
數其間雖有僅甦之人而呻吟未定腸肚空虛匍匐出
門欲拖野菜而全無氣力顛仆溝壑云臣等一聞此言
食不下咽頃者既有南漢江都米太除出分給之事而

各官懇於上納民情亦欲免目前徵督之患乃以此米
移納於宣惠廳然則南漢江都所給之米不入饑民口
吻之中矣厥後又曰京畿監司狀 啓雖有若干分給
之舉而民多未甚無遍給分合之理其飢餓之狀少
無所減若不及今散糶救恤則將無子遺矣念昔 祖
宗朝癘疫熾盛或自 上親製祭文以祭之或送藥物
以救之 列聖恤民之意至矣盡矣今之事勢則千方
百藥不如一溢米誠除出江都米四千餘石南漢米
二千餘石分給附近各官以賑饑口則已死者雖不可
及嗷沫將死之命庶可救矣至於秋成按簿還徵則在

官家無失粟之患於民生有再生之德矣至於量其力
口多寡均一分賑之策則專在有司詳察指揮之如何
耳且外方賑恤之事曾聞近臣 啓辭該曹已為覆
啓矣但其區畫不過守常循例之事而殊無大設施大
傾倒之意更令該曹另加料理耗巖不足之邑則元穀
除出以給之期於使斯民得蒙宗惠千萬幸甚臣等區
區之意竊以為目下切急之務保民為上軍餉次之惶
恐敢 啓

賓廳 啓

三公啓曰 世子嬪羈寓異域奄遭親喪罔極之痛尚

忍言哉幸曰 世子東還嬪宮偕至哀臨几迨展者偏
親情禮之所不可廢者而回轅之期已迫省親之舉無
聞臣等竊惑焉夫親喪致哀人理之當然母子至情貴
賤之所同安有八年阻絕千里歸國咫尺不相見便然
旋返之理哉若然則非但嬪官之心慘痛無涯舉國之
情孰不嗟傷婦人內夫家私親有所壓固是通行之大
義然而父子之清根於天性情之所在禮有時而變故
諸侯夫人歸寧父母載在經訓者親私亦有所 祖宗
朝故事以王妃之尊下臨私室則嬪宮事辭視國母有
異所值變故與平世不同其不可以尊之害親之明矣

况后妃之俯臨臣喪古亦有之父母之喪尤不可不哭
近世士大夫之論以杜私昵抑外家為一切之制此固
美事而若不斟量輕重有所偏倚則其流之弊將至於
傷倫理而背情禮可勝歎哉臣等竊聞 世子當初請
與嬪宮偕來時無舉父已母病為辭而今無往哭者視
之節彼國聞之亦必恠訝臣等及覆思惟終有所未安
敢陳所懷伏候 睿裁 荅曰寡昧方以天灾孔慘民
志不入為憂法外之禮猥濫之舉念不暇及也

備局回 啓

啓曰臣等伏見典翰趙錫胤既章辭直而義正語簡而

理順言之切中時病字之皆出忠赤欲君德之修明則
以懲學立志為本論君上之過舉則以逸豫玩愒為戒
官闈不嚴妖孽逞凶則澄汰 侍御者切案之言也興
作非時有駭聽聞則亟停管繕者忠謹之論也廣論陳
告之門嚴加壓良之律內司之弊案是失人心之大者
也至於自用偏私之失直斥而無隱修德正家之說倦
倦而不已朝著之混淆言路之杜塞為今日亂臣之兆
云允茲不諱之言莫非攻玉之沙石伏願 聖明益加
澄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焉至若廟堂之上表承無人
尤是的確之論也臣等耆耄不勝瞿然之至人主之職

在於論相雖在理平之日尚且慎簡况此危憂存亡之
秋乎臣等俱以無狀竊居黜軸才望不足以矜式百僚
器識不足以弘濟艱難伴食黃扉後他等當即令教化
之陵夷風俗之日壞紀綱之墜廢刑政之不行內而羣
工之不職外而守宰之貪污無善輔相不能表率之致
伏願 聖明改卜賢德以寅扶顛之策國事幸甚臣等
伏觀錫胤之疏峇以所陳之事無非嘉言至論予當服
膺自勉為 教臣等欽仰 殿下虛心聽納之 聖意
也然而聰諫非難用諫為難郭公美之而不能用此所
以亡也伏願 聖明從諫如流勿施詭之之色瑞本清

源以為作聖之功則致人和弭天灾實在於此惟 聖
明加意焉臣等今因儒臣之疏微衷自激敢陳所懷無
任惶恐之至敢 啓

判義禁時推考絨荅 丁丑春

仇大辟之罪必須決案取招然後行刑者乃是自古通
行之法例也若罪犯軍律則聚軍圍之不捧俵者而直
為誅戮者亦有前例此所謂軍門行刑者也頃者罪人
張紳元情捧招之後刑推 啓請至於照律定配則自
初按鞠之禮與軍門行刑者有異矣厥後因臺諫 啓
辭依律定罪事 允下而別無軍門行刑之令則執法
之官一依法例捧的只俵者然後方可行刑故矣身與
同偕聞坐捧招之際渠乃拒逆不着此案前所罕聞之
事而意慮之所不到也不捧俵音而經先處斬有違法

文不為 啓稟而移送軍門亦不可為也不得已 啓
稟為白有在果本府之所 稟者只是依軍門行刑例
施行其否而已非有低昂蔑法之意是白乎祇自本府
行刑自軍門行刑均是死也小無輕重則亦非徇私之
計是白齊至於以致經日使罪人不服正律事段取
稟啓辭 批下之後行刑單子即為人 啓則其單翌
日午後乃下而自 上追念前功不忍斬殺使之自盡
此出於一時 特息而其時臺諫亦為承受則實非有
司議擬輕律故為經日之致是白在果但矣身昏謬不
察軍門行刑事不為直請而乃敢陳 稟此則罪當萬

死是白置相考分揀施行為只為

徵兵時議得戊午

天下之事有意外之患有經常之道師未渡江而生變
者意外之患也 上國徵兵而馳援者經常之道也意
外之變雖不可不慮而經常之道何可廢也臣伏承
聖教以意外之變為慮其為深思遠慮至矣盡矣但
天朝是我父母之國而有再造之恩今有外侮徵兵於
我則在我之道安可不為之馳援乎我國兵農不公素
無預養之卒重以蕩殘之餘瘡疾甫起今若策疲之
軍助戰 天兵則無益於征剿有害於自守而其他種

種憂慮之端臣豈不知然而以大體言之則有父子之
義以私情言之則有必報之德以此以彼斷不可不為
應援若徒思我勢之弱以示不肯之色而天朝責以
大義迫不得已然後方為赴援則後至之責似不得免
而他日脫有緩急將何面目求救於天朝乎為今之
計不拘軍兵之多少不計器械之利鈍唯以大義激勵
憂之調兵預為裝束探聽師期團聚信地若將朝令夕
發者然勅諭到日即當行軍馳赴如或勅諭不降
則豈因移咨而徑先渡江之理哉往在成化年間先有
徵兵之咨緒降勅諭此其先事之可據者也至於揚

經略則熟諳我國事情經略出來之後或不無周旋之
事而經略之肯許千一之幸也王師之合剿必趁之
勢也若以周旋停止為可恃而不為預備萬一勅諭
過降師期甚惡倉卒之間未及調送則到此地頭其為
莫大之憂嗟臍之悔可勝言哉人情不從其令而從其
意若使軍民得聞周旋欲停之意則軍情解體無意從
征臣之愚意嚴明軍律以示朝夕必發之意而一面密
密周旋於經略衙門幸而得成則國之福也設令不成
庸何傷乎至若人心之難合則只在聖明轉移之間
誠能下惻怛之旨蠲免征徭停止木之後以紓民力

使三軍之士有所增氣則感動之我不外乎此矣山東
布詔驕將悍卒皆為之感泣人心之震遷唯上所使惟
聖明留意焉至於守禦方略則不過如先調集本道軍
兵把守江邊一帶以防乘虛奔迸之患漢合現儲軍糧
不絕饋餉一面抄發兩湖精兵觀勢進退以為徠援之
計防守之策不出於此伏惟 上裁 以此獻議備局
諸臣聯名入 啓 傳曰本司諸堂上所見豈皆如此
各已獻議勿為雷同 啓曰臣之愚見已盡於前日備
局諸臣獻議之時今不敢更為觀綏惟當調兵整理以
待勅諭而已分義固如是也至於周旋於各衙門之

事則試為之不妨伏惟 上裁

備邊司有司堂上時劄 戊午

伏以備邊籌畫成敗所係為任極重而有司尤甚自
祖宗朝慎擇其人如非熟諳邊事之智多謀者則莫能
承當臣於上年忝冒有司自揆庸拙萬不近似上章乞
遄未蒙 允許因循至今悠悠度日不意今者奴酋蠢
動疆事孔棘徵兵咨檄前後皆至軍機策應極緊且惡
而臣平生足迹不到兩粵中北形勢全未諳委 中朝
事情亦且昧之論議之時徒仰人口不措一辭空踈若
此而尚忝有司軍國之事豈不寒心九千大事雖稟相

臣度務裁決咸委有司酬應之際少有差失所係甚重
頃將危懇仰瀆 宸嚴誠未格 天教以勿肆臣誠罔
迫不知所出臨懇乞免跡涉避事以是為媿不拜籲呼
洵默仍冒終誤國事則臣於此時厥罪尤大雖被誅戮
有何益哉且臣備員都監勾管材木而事務之煩倍於
他色蓋材木出納文書會計料理斫伐俱係緊關而徵
兵之後備局多事都監之務專未顧見 宮潮之後如
不停止則材木一事豈容如是虛踈備局堂上中不無
都監而曉解軍務者不無其人伏願 聖明察臣勢難
無任諫臣踈拙無謀 特許逋免有司之任以授知邊

可堪之人公私幸甚 靜攝之中敢將私悃再瀝 天
聽罪合萬死無任惶恐戰灼之至取 進止

戶曹判書時收議 乙丑

臣沈 議民情安於古常不樂新法量田舊制也民不
為苦號牌新法也民必驚擾頃者大同之法非不美矣
而民不便之旋設旋罷今又先行號牌則民間騷屑必
甚矣目今纒經 詔使民未堪命先舉民情之所便者
而行之徐待經界既正民役稍均然後次行號牌則似
為便當故臣於前日 追中略陳愚見無容更議伏惟
上裁

西湖主客問答

余素好江湖之勝年來益厭塵喧愈思閑靜常欲結小屋於佳山美水之間優游以遣興焉乃於漢江之下銅雀之上得一丘焉山脉自木覓遷迤而來到江干忽斗起於其上而望焉則前有綠蕪綠蕪之外際以白沙白沙之外遶而長江長江盡處衆山環擁如青谿冠岳最為秀發而其他羣巖青嶂之飛舞羅列者不可殫記東自沙平院西至後浦上下數十里洵清江白沙極目無際漢水灣迴流下至丘前而中分形如燕尾中有長洲介於兩江之間方春草綠之時見之尤可愛也丘之東

有斷崖之下有人家舊基東西僅二丈南北可七八丈地勢稍低西崖甚峻最能蔽風余取其安穩乃於此將構亭舍有客來過拍掌而笑曰甚矣吾子取舍之乖舛是猶棄明月而取珉珠舍熊掌而喫腐鼠者也余勃然失色恠而問曰何子之見笑若此客曰公之結廬於此豈非厭塵世之喧聒樂湖山之清勝欲於佳辰令節命駕出遊以暢敘幽懷耶若然則不取爽塏寬敞之地而欲於低卑狹隘之處踞躋而居之是何意耶余莞爾而笑歛衽而言曰子之言誠是也然天下事不可一槩論也凡人之居室與暫時登眺之處不同高爽之地雖

決於一時久居則受傷多矣余少而畏風向衰益甚暫
觸風寒氣覺欠安今此高丘之上雖有如許勝景地勢
太高東西太虛甚是受風之處也余以是病為欲就其
穩籍無風之地而營造房室以為寢處之所即丘之上
除地為臺日夕登陟杖屨逍遙則可以萬全古人去避
風如避箭蓋此意也且地形雖卑亦可俯瞰江口而林
木秀美如桃李棗楓楠山杏之屬翳鬱成林若於其
中構成小閣掩映林間則是亦奇勝且人家密通不甚
孤絕無水火盜賊之憂雖使奴僕守之亦無孤子難居
之慮此亦便好余之所以不于外而于內者以此故也

客曰聞子之言尤覺大暖子於一年之中出遊茲地者
凡幾日耶不過秋月春風盛夏觀漲之時而其所面憇
者亦不過五六箇日而止耳一何畏風之至於此耶今
子必欲就無風深奧之地則何不擇城市間閣櫺比之
中而居之耶茲丘之勢雖曰爽豁北有高阜正所謂背
山臨水向陽之地也面南起屋西構長廊以障蔽西風
其外開以垣墻樹以林木前築短墻不使遮障從倚軒
楹騁目遐眺則風帆沙鳥往來於枕席之下不亦快哉
內面則地勢短促堂局狹小一室之外更無容足之地
所常見者乃前村煙火越岸冰庫而只於迤西洞口窺

見江流而已若於此費力經營則誠恐有後日之悔而
行人指點曰此某公之所卜擇也云爾則具眼者豈不
捧腹而竊笑也哉噫地雖勝非人則莫顯茲丘之勝在
都城十里之地歷數百年而無主鬼神慳秘以遺我公
蓋有待而然豈偶爾哉今子棄天作地成之勝地取偏
狹汚下之小區取舍之謬矣好惡之顛倒為如何哉而
無乃為地雷之所嗔怒耶公試思之余聞之瞿然改容
謝之曰微子之言余幾乎棄勝地而不悟矣言訖客飄
然而去不知所之

